

大往事

北溟鱼◎著



北溟魚◎著

大 清 往 事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往事 / 北溟鱼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054-1820-2

I. 大…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985 号

大清往事

作 者 北溟鱼

策划编辑 王 磊

责任编辑 赵 明

特约编辑 安 坤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68433141 (编辑部)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三木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 × 980mm 1/16 字 数 304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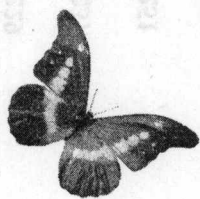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54-1820-2

定 价 22.00 元

大青 往事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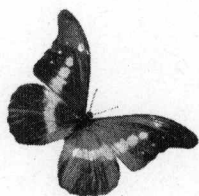
序	/ 1	第十一章 传说	/ 63
楔子	/ 3	第十二章 地动	/ 67
第一章 成亲	/ 5	第十三章 殒没	/ 73
第二章 进宫	/ 9	第十四章 面具	/ 79
第三章 秋千	/ 17	第十五章 端午	/ 85
第四章 盛宴	/ 21	第十六章 纵马	/ 89
第五章 开府	/ 27	第十七章 强赠	/ 93
第六章 揆叙	/ 31	第十八章 暗涌	/ 97
第七章 风寒	/ 35	第十九章 桃夭	/ 101
第八章 拜师	/ 41	第二十章 佑生	/ 111
第九章 陷落	/ 49	第二十一章 旧梦	/ 117
第十章 尼姑	/ 57	第二十二章 惊心	/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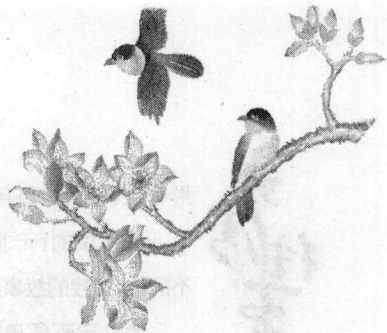


大青 往事

目录

第二十三章	迷途	/131	第三十五章	绝壁	/229
第二十四章	陌路	/139	第三十六章	国丧	/237
第二十五章	心刃	/149	第三十七章	庚表	/251
第二十六章	童言	/155	第三十八章	转圜	/255
第二十七章	风暴	/161	第三十九章	弥忘	/259
第二十八章	临渊	/165	尾 声	遍插茱萸少一人	/267
第二十九章	失祐	/175	番外一	揆叙	/269
第三十章	永昼	/183	番外二	伊尔哈	/275
第三十一章	通梦	/195	番外三	胤祺	/279
第三十二章	没落	/199			
第三十三章	锋芒	/209			
第三十四章	作别	/217			





序

倏忽百年，岁月飘摇。

不是沧海桑田也已换了人间。

高台御苑不在，衣香鬓影亦是不见。

女孩子们不再对着雕花的小轩窗整理妆容，不再卧看游丝到地久天长。她们进出于一栋栋的商务楼，为了生存和生活各自奔忙。偶尔抬头望天，一片霓虹间寻不见自己的归宿。

“赌书消得泼茶香”不知何时变成了一个破碎的梦境，只能在午夜梦回时悄然捧起，细细咀嚼。

可是啊，那首歌却还是唱了百年，不管是民谣、RAP，还是美声，它的词却从来没有变过——

“连就连，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这个誓约，不是山无棱江水竭，只是等待，跨越了生生世世的等待淡漠了惊天绝地的语言，镌刻在岁月的风尘之上，便凝成了永恒。

在闪烁着诱惑、追逐和放弃的城市里，我们都不再相信现在。如同遍地开花的肯德基、麦当劳一般的速食爱情终究不能带给善感的女孩子们维系一辈子的安全感。我们相信的是过去，或者，是现在，过去和未来只因为爱的交集。

于是有了穿越时空的爱恋。

我要说的，是三百年前的一段往事，一段从历史的暗角里扫出的前尘往事。

史书上的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四十五岁的短暂生命中充斥着奋斗、失败、责罚和嘲弄。处事的才华和贤王的称呼只为了给最终盖棺定论的那个“阿其那”铺一段骤然跌落的伏笔，他是康熙一朝被非议得最为刻薄的皇子；史书上的她是个一无是处的妒妇，倔强、骄傲，终生无所出，末了，还成为了一个被休的亲王妃。康熙曾经用“刻毒”来

大
清
事



形容她，雍正曾经用“狐媚”来形容她，她似乎成了康熙一朝最不堪的女人。

我所说的，无非就是这一段历经了海市蜃楼般的巅峰后陷于泥沼的相濡以沫。所不同的，在我的故事里，她是一个现代的女孩子，一个普通的、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中学生。

她注定不能用冷漠的眼神旁观阴谋阳谋，不能精明地预测出所有人生命的走向，不能圆滑地明哲保身。她能做的，只是飞蛾扑火般的休戚与共，只是在潮涨般的阵痛中一次次站在他的身边，品尝成长、爱和永恒。

杜拉斯说：“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动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因为我看着曾经的年轻俊朗融在时间的沙漏里，蜿蜒出我们共同的记忆，在每一个日出日落间安然接受岁月的雕琢。我知道，在看得见的过去和看不见的未来，我们的心跳都恰好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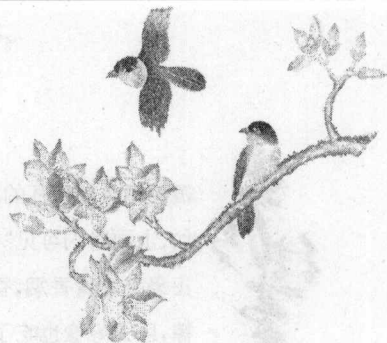
这就是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所有。

我用一个三百年的故事来铺陈一段心安，讲一个关于爱和婚姻的童话。

最后，要谢谢我老爹老娘，生下我来，给我关于男人、女人、婚姻和生活最初的印象。

还有一句话，虽然说了千年，然而却让人忍不住一再地重复——

但愿人长久！



楔 子

七月的北京城正是热得起劲，可这一场雨倒是带走了好几分暑气，平时摩肩接踵的王府井今天却稀稀拉拉的只有几个行人。

“叫我？”路上的一个女孩子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然后向着大街旁的一条小胡同里走进去，停在一顶素色的仿古雨伞下。

“我们认识？”女孩子有点惊诧。

雨伞的主人没有回答。

“这个你要吗？”伞的主人声音温婉，颇有些安抚人心的力量。

“什么东西？”女孩犹豫着接过她递过的东西，“荷包？”

她前后打量着这个黄色的荷包，上面绣着奇怪的字和几条龙的图案。字虽然不认识，但是绣工却显而易见的精细，而且，女孩从心底里泛出对这东西的喜爱来，那感觉就像陪伴她多年的球拍。

“可以给我？”这时候女孩的心里已经满是期盼了。

“是你的。后会有期！”那顶雨伞飘然而去，只留下女孩对着一个与这个时代极不相称的荷包发呆。

这个女孩就是我。

我叫傅余敏，今年刚参加完中考，顺利地进入了本市位于金字塔塔尖的高中读书。作为奖励，高堂大人们准许我到北京瞻仰古都风貌。没想到京城果然民风淳朴，居然有送上门来的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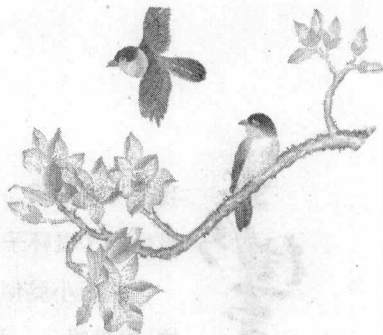
这荷包在灯光下泛着淡淡柔和的光，还有隐隐的馨香。仔细看，那荷包上的金黄团龙还会动，从底色上腾空而起，摇头晃脑的要我骑上去，我试探着爬上去，它驾着我就飞上了天……

突然，巨龙降下了云层，下面是一座寺庙，建在半山腰上，从高处鸟瞰下去，一片片

大
清
寺



覆着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颇为壮观。寺前的山门处是一架巍峨的牌坊，上面隐约可见“香林净土”四个大字。远远地就看见大殿前的一盏一人多高的香炉正袅袅吐着香烟，香炉后站着个尼姑，像是知道我在看她，她抬起头来，却让我吃了一惊，巨龙好像也吃了一惊，狂躁不安地在云层中翻滚，我终于手一滑，掉了下去……



第一章 成亲

“格格……格格……”身边是个扎着双髻的女孩，约摸跟我一般大的年纪，此刻正拉着我的袖子有点焦急地轻唤。

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面前的紫檀木案桌上铺着厚厚的金红色桌布，桌上是一架红铜的香炉，正是我刚刚闻到的味道。圆桌后面站着个年轻男人，长相一般，还梳着个大辫子头，此刻正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实在是辜负了身上那件喜气的龙纹五彩云朝服。

又做剧场版的梦了。我摇摇头，闭上眼睛。

“格格……醒醒啊……是行礼的吉时了。”女孩子不依不饶地继续摇着我的袖子。

这个梦还挺逼真。

我无奈地想让她闭嘴，却见刚刚站着的男人此刻坐在了房间另一头的大炕上，正从一只古董茶壶里倒茶。

“格格，八阿哥来了，请格格和八阿哥行合卺礼。”说着，女孩半搀半架地把我往那男人那儿扶。

果然是清宫戏看多了，居然做梦都梦到成亲。

女孩子走到门口，不一会儿后面跟着个贵妇人又走了进来。

这个圆脸的妇人拿出一个绕着红线和头发的精美的大酒杯，从炕桌的左端到右边，最后恭敬地端给了旁边的八阿哥，他接过酒杯，浅浅地喝了一小口又把酒杯递给了我。

要我喝？我迟疑地接过酒杯，小心地抿了一口，天！居然又酸又苦又辣，杀了

大
往
事



我也不想喝第二口。我看了看对面的男人，又看了看恭敬地跪在旁边的贵妇人，最后看了看杯子里微微摇晃的清澈液体，闭上眼睛默念让这杯酒消失吧……

然而小脑似乎脱离了我的控制，不依不饶地继续让这杯酒存在着，换场景拉，换换换……我低声念着……突然手上一空，我心中大喜，睁开眼睛，酒杯到了所谓八阿哥的手上。只见他一仰脖子，再一伸手，妇人面前的云盘上就多了一只空空的酒杯。我刚想表达一下感激之情，一边的妇人殷勤地继续道：“祝八阿哥和福晋早生贵子！”说着递上一盘果盘。

我刚要去抓，一抬头却碰见一个不屑一顾的寡淡微笑，嘴角是毫不掩饰的讥诮。这个人却故意夸张地忽视了我的注意，满不在乎地吃起来。我只好撇撇嘴，开始填肚子。

但盘子里的枣子却只有吝啬的几颗，刚吃出了点味道就再也没有了，眼看妇人端了云盘就要出去，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就这么多啊？”

“福晋还有何吩咐？”妇人似乎不解我的问题。

我说：“刚才吃的还有没有啦？再来点啊，味道不错。”

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妇人看了看八阿哥，但旁边的人却像渴了几百年一样去拿茶碗，青花瓷的碗在他手上撞着茶托“叮叮当当”地响。妇人对着我，正要说话，旁边却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咳嗽声。

“怎么……”

“福晋要吃自然是有的，只是今晚就没有了……”

我正要问问为什么今晚没有了，妇人却已经拉上门走了。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总算有了时间好好看看对面的男人。这个人方脸盘，浓眉毛，双眼皮，眼睛却不算大，不过也不小，高鼻子，薄嘴唇。怪怪的五官组合配合到一起却也并不难看。脸色因为刚才的咳嗽有点微红。

他见我在他看，挑了挑眉毛，似乎有点不耐烦我的注视。我耸了耸肩膀，转过头去欣赏这间房子。

房子的布置颇为讲究。

雕花的窗框上贴满了喜字，对面靠墙的床上挂着大红的丝绒幔帐，金黄色的流苏垂下来显得华贵端庄，一边的格子橱上绷着金黄的纱帘，地上是绣着金线牡丹的软软厚厚的大红羊绒地毯，所有的家具都是金色和红色的，着实让人

眼花缭乱。

正看得开心，推门的声音唤回了我的注意。那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半低着头研究着靴子，似乎在措辞表达什么不太愉快的话题。

我决定给他一个台阶下，于是殷勤地笑道：“你走啦？”

他有点诧异地转过身来，这时候的脸上却明白地写着嫌恶，“我敬你是爱心觉罗的媳妇，给足了你好脸面，可你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自己也得记明白了。我的事情，你不必过问。当然，若是你想寻个讽刺拌嘴的由头，那也大可以不必费心了。”

我被他这一堆话说得一头雾水：“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啦？”

他不耐烦地道：“全紫禁城都知道了，你自己倒是不记得了。嗯？”

他大概是不屑再给我解释，说完便转身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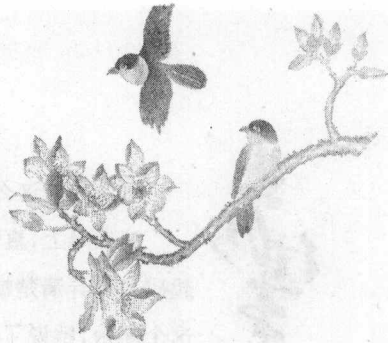
“你拽什么拽啊，切！”我冲着他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很满意地看他一脸诧异地回过头来，往回走了几步，脸色忽明忽暗，有点恐怖。

“做梦而已，不害怕。”我自言自语地给自己鼓劲。你说说你，长得又不帅，脾气又不好，你还拽？！你知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新好男人啊？装酷不管用的。我怎么会给梦个这种男主。我不敢看他的脸色，低了声音自言自语。

“新好男人？！”

“孤陋寡闻。”我翻了个白眼道，“就是，女朋友逛街要掏钱拎包，鲜花巧克力要常送，更重要的是——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说说你，所有这几条你都雷，你还混什么？”我痛心疾首地拍拍手道。

再抬头看他的表情，我开始怀疑他的智力有问题——面前的人呆愣愣地看着我，像是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觉得没劲起来，原来这个人精神有问题，难道我的心理有点什么变态情结？在梦中塑造了个这种男主，我决定明天去看看弗洛伊德的书。



第二章 进 宫

“格格，醒醒吧，格格……”

我抱着被子翻了个身，蒙住头充耳不闻。

“格格啊，日上三竿了，今儿得去给皇上、良妃娘娘、太子和各位阿哥福晋敬茶装烟袋的，再不起可就误了大事了。”盖住脸的被子被拿开，女孩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八阿哥早已经在用早饭了，您这会儿不去就又失礼了……”

“唉，我说你烦不烦啊，我不玩了。”我腾地坐起来，恨不得找个胶带把这嘴巴给封了。

早上的阳光斜斜地透进来，刚好刺着我的眼睛，果然是早晨了。怎么这个梦这么长还没完？

这太反常了，我想了想，右手狠狠地掐住左手手背，立时，如假包换的疼痛感让我龇牙咧嘴了一回。

“格格，你……”

冷汗，这梦，不会是真的吧？

我闭着眼睛甩手“啪”的一声，小女孩“咚”地跪下了。

“格格，您心里不痛快就打伊尔哈，千万不要伤了自己啊……这脸，脸是不能打的啊……”

疼。

我闭着眼睛坐在床上，听着床下面女孩子带着哭腔的劝解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怎么会……”我顾不得穿鞋跳下床，红铜香炉，案桌，金黄的纱帘，绣着牡丹的地毯，连床前的流苏都是昨晚一样的金黄色，难道这都是真的？

大清
往事



难道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穿越时空了？

躺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大红的幔帐，脑子一片空白。可是理智却告诉自己起码我得弄清楚情况在这儿活下去。那个男的，八阿哥，我的丈夫，似乎很讨厌这个新娘，她说了什么让整个紫禁城都知道的事情？

一不留神心里的问题被我通通说了出来。

“格格，您自己说的啊，说，说！”叫伊尔哈的小女孩似乎很为难，不敢说下去。

“你说吧，我不怪你。”

“说，您郭洛罗家的毓敏格格，怎么能嫁给辛者库女人的儿子……而且，您在婚礼的前一天离开了安郡王府，是被八阿哥找到带回来的……您还当着他的面骂他，说，说他不配做您的丈夫……”

原来这个新娘真的和新郎结了梁子。结梁子就算了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凭什么要我来做替死鬼！我呆坐着任凭伊尔哈摆弄我的头发衣服，穿上一身凤凰雀鸟五爪龙缎妆朝服，动也不好动，有点胆战心惊地磨蹭到我丈夫面前……

饭厅很大，很安静，只听见丫头们盛粥时调羹偶尔触碰瓷碗的声音。我避免接触他的眼神，心里祈祷他最好忘了我昨天晚上说的话，这下糗大了。

“吃完了去慈宁宫请安。”我有点迷茫地消化着这句话，循着声音望过去，说话的人早消失在门口的阳光中，我还在看着门口出神，光却突然一暗，刚刚走出去的那人又折了回来，“去把你准备的荷包拿来给我戴上。”

“荷包？”我转过头去问伊尔哈，“什么荷包？”

女孩子却已经脸色煞白，她想跟我说什么，但看了看我丈夫却欲言又止。

胤禩的脸色慢慢变得不大好看了。

一大早关心一只荷包做什么，真是莫名其妙。

既然都不说，我端起碗来吃我的饭，人是铁饭是刚，再倒霉也要吃饱肚子。

桌上是六色拼盘的小菜和点心，马蹄烧饼、油炸果子、炸糖果子、螺丝转、萨其马和水晶包子，让人看着便十指大动。

“问你话呢！”凭空传来低低的压着怒气的声音吓了我一跳，生生把一口粥呛在了喉咙口，看着居高临下的臭脸只有抓着胸口咳嗽的份儿，一边的伊尔哈

却慌了神，手忙脚乱地一会儿捶背一会儿倒茶，只见她来来去去忙得我眼花缭乱好不热闹。

终于等我理顺了气想问问什么荷包这么重要，伊尔哈却对着我丈夫重重地跪了下去。

“贝勒爷，我们家格格疏忽了荷包，您不要怪罪于她，这全是伊尔哈失职了……”

我看看苦苦哀求的伊尔哈，又看了看额上青筋突突跳着的丈夫，很想知道这究竟是哪一出。

“你不用代她受过。”他挥了挥手示意伊尔哈起来。

“她这样的性子，怕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语气平静得像冻结的湖面，嘴角却勾着一丝冷笑，所有的一切都让人不安。

居然敢鄙视我！

“不就是一只荷包么？给你！”刚巧我穿越之前得了一只，这会儿就算是打肿了脸也得充回胖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着我取下了挂在自己身上的那只荷包扔给了他。

他接住那只荷包，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只荷包，低头抚弄着上面绣着的怪异文字，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的神色，问：“这字是你绣的？”

我微笑不语，此刻不说话最保险，省得漏了马脚。

“你几时竟然有这般的心思手艺了？”

这老兄还真是难伺候，没有要生气，有了又盯着问个不休，真是唐僧得可以。“你不喜欢就还给我吧，爱要不要的，哪有这么多的问题！”

他低头把荷包拴在金黄镶玉嵌了东珠的腰带上，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也不知道是给我记了一功还是一过。这神秘的荷包救了我一命，过两天得建个庙把它给供起来，好好研究研究。

从我们所在的东五所到慈宁宫要坐凤辇，八侍卫抬着的凤辇不紧不慢地行进在紫禁城里，坐着的人却不舒服。

“我想，我们应该说说话。”我试探着问，“比如说，我说今天天气很好，你可以说说各种各样的景色。几句话就好了……到慈宁宫总不会太远……”



“你一定要说话么？那就想到时候见着皇阿玛该怎么说吧！不过，你还是不说话的好。”说着，他掀开锦缎的轿帘看着窗外不再理我。

虽然很没面子地被抢白，但是有一点他倒是说对了，过会儿我可是要面对皇帝大人，正牌老 BOSS，要想好怎么说才行，千万不要紧张得晕过去了。

我伟大的前任所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要是还得罪了皇帝大人，那我恐怕真的会死得很惨。想着冷汗一阵阵的，很快就把内衫浸湿了，拼命地咽口水可还是紧张得要命。最惨的是，我这个连高跟鞋都没穿过的人第一次穿花盆底走这么长的路，虽说平衡不成什么问题，但每走一步就要停一下调整重心，再站好迈步，自然速度慢了许多。偏偏我亲爱的丈夫人高腿长，我走一步他走两步，任我怎么努力可也赶不上。

这个紫禁城里，我认识的只有他一个，好歹也算根救命稻草，虽说这稻草不怎么顺手，可是也要抓牢才行。

心里想着我加快了脚步，没成想一个没站稳崴了脚，疼痛如细针，每走一步就从脚踝传来，刺激着神经，我拼命忍住眼泪，停下来向前面喊道：“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儿，我跟不上。”

“麻烦！”前面的人说着停下来等我走过去。

听他这么说，心里的火腾腾地往上蹿，我莫名其妙地穿过来好像就是给他还债似的，老是板着一张臭脸。要是我现在双脚麻利，真想走上前去踹他两脚，但现实是我只能被他拽着膀子，半拖半扶着进了慈宁门。

一抬眼，光是这阵仗就把我的腿给吓软了：殿前是十二命妇前导，身后还有二十八命妇后卫，又有八侍卫命妇设八褥乘舆等在慈宁门外。一眼便看见慈宁宫正中一女官肃然而立，身前是一个长案。女官手中捧着纸册，朗朗宣了我的名号，又一女官把案上原先放着的节册恭敬地捧过来，示意我接了。

跪着偷偷抬眼，一眼便看见坐在正座的太后和太后左手的男人，想来是皇帝陛下无疑了。太后面容安详，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皇帝看着却有点脸熟，可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也没有时间让我去想了，一边的司礼太监高声唱着行六跪三肃礼就见我的丈夫闻声跪了下去。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什么六跪三肃的东西，此时只好跟在他后面现学现卖，好在没出什么岔子。

再下面就是献茶和装烟袋。皇帝陛下接过茶盅却没有喝，他看了看我道：